

汉学主义之我见

顾明栋

近几年来，在海内外中西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即“汉学主义”（Sinologism）。目前，这个概念只是散见于为数不多的一些学术文章中，尚未收录进字典，也没有明确的定义。该词的出现很明显与汉学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¹笔者认为，汉学主义的确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有着共同之处，也与“汉学中的东方主义”有着一定的共同基础。但是，在本人的构想中，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范畴。它既非东方主义的一种形式，亦非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本人已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已经对这些差异做了初步的研究。²在2010年10月由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和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共同举办的《汉学主义：理论探索》的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作了题为《什么是汉学主义？》的发言，来自海内外十几位知名学者对笔者的观点进行了讨论，既有赞同的，也有质疑的，无论是赞同者的进一步阐发，还是质疑者的诘问，都使笔者受益匪浅。笔者对质疑的批评意见作了回应，但由于时间关系，未能深入阐明自己的想法。《跨文化对话》的笔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笔者想就三个问题较为深入地发表一些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汉学主义？有学者指出，笔者对汉学主义这一概念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当时为了使研讨会能以开放的态度探索这一新概念，笔者没有提出清晰的定义是有意而为之。在此，不妨将自己不成熟的定义抛出来，作为引玉之砖：汉学主义既是一个知识系统，又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实践理论。前者主要包括中西方研究中偏离中国文明实际状况而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现象，而后者则涉及了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和中国在生产关于中国文明的知识时所采用的有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整体上看，它作为一个知识系统，是建立在西方为中心的种种观点、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构成的总体基础之上的，其理论核心是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他者殖民与自我殖民为中心的一种隐性意识形态。

第二个问题是：汉学主义是不是一种东方主义？围绕这一问题，笔者撰写了一篇长文³，在此只能谈几个主要的方面。依本人浅见，首先且最为重要的是，汉学主义是西方试图建立一个国际性思想与物质体系的努力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完全不同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的最初构想，将东方主义归为“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较为狭窄的概念。也不同于萨义德在之后的一篇

¹ “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新词，最早似乎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无论在中西方，其含义完全一致，即被解释为“汉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参见 Bob Hodge and Kam Loui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Art of Reading Drag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12-17; 周宁, 《汉学或“汉学主义”》, 《厦门大学学报》, 2004年, 第1期。

² 参见拙作《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 《南京大学学报》, 2010年, 第1期, 第79-96页; 《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中的方法论意识形态》, 《文学评论》, 2010年, 第4期, 第87-93页。

³ 这篇文章目前已经发表, 见《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学术月刊》, 2010年第12期, 第5-13页。